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五

三人喘息稍定，小坐紅柳隆中，班荆道故，生數問潭影曰：「吾師雲游，胡能至此。且安知弟子之遇難，而間關跋涉以救之。陸亦有推測之神術耶？」潭影曰：「餘自從廣州浪跡，汝之義妹，夜合花亦同時不約而來，分途以救汝。汝救護，吾乃命汝由欽廉，取道向滇南，命汝義妹，由廣西取道向滇邊。此時當與汝義弟會合，餘中心忡忡，恐汝命運多艱，終不能達目的地，因筮易上卦待訟，下卦得無妄。再筮之，遇蹇之解，餘於是知汝之文字招尤，人且訟汝，得無妄之災，然而，蹇之爻詞，曰：王臣蹇蹇，躬之咎，餘於是又知濁之獲咎，實非其罪，而其罹災者也。其在易之解，曰：雷水解，解利西南，餘是以直指西南，向此間進發又解之為言解也，雖遇蹇，終當得大解脫。合觀尚蹇朋來之義，餘為友誼而來，前事必獲超伸，如堅冰之解畔，凡此皆老衲之動微亦即吾弟之休徵。且蹇之為卦，有蹇修之義為。吾弟此行，必獲美婦，而追原其蹇修之故。乃在卜者之自身，即老衲云云也。老衲何以能為汝作媒，此則他日自知之，此刻目勿論。」顧老叟，盛獎之，謂其任俠有古風，可與共患難。因出餓毛管一條，置生掌中，謂之曰：「弟行矣，前途珍重。」生依戀不捨，如孺子之挽其裙。彼則笑曰：「悠悠塵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我師弟之間，今當睽離，異日方有會合，此天數也。胡效兒女子拘牽不達為。」生復問曰：「弟子此去，趾何向，方何在，吾念念不忘之義弟，終能覓而否。」曰：「豈止覓面，曾有一番新事業，合兩人而成之，此生當結不解緣。若問程途，汝當向南行，可三十里，即開此鵝毛管，中有方略，足為汝之指南。吾去矣。」矯首振衣，直向白雲深處，冉冉而逝，二人為之咨嗟，乃按照柳樹屯之南方，爬山越嶺，跑了三十里。出鵝毛管，去其塞，內藏一紙條兒，其形如紅串炮。展而閱之，有繩頭字一行，略曰：「玉英之嶺，須彌之姓，遇牛即停，遇雞則鳴，百七十里，是謂盡境。」二十四字。叟從旁拍掌曰：「君之師傅，其陸地神仙乎？吾固謂瓊花山，即玉英嶺，其土司之君主，厥姓為須彌。但遇牛遇雞兩句，此中殆有奧義，非親歷其境不知，總之向此而行，必有所獲，君之師深通易理，君平堯夫，即其流亞，所最足為君賀者。君跋涉長途，時時有一未來夫人之小影，駐君中心，足以自慰。若老拙者，為人作嫁，驛馬命，徒自苦耳。」生睨之而笑曰：「叟尚憶於天化山中，與苗姬相婉孌否？是亦叟之紅顏知己也。胡雲作嫁？」叟笑曰：「老拙豈福，終不及君，餘僅有某一，已委化矣。君之娟娟此豸，尚爾生存，為君誓志，為君守死。得一已足自豪，況有未來神仙之美眷乎。」言至此，忽聞隔山雲霧處，有銅鼓擊擊而鳴。生大震，二人手持武器，戒嚴以待，俄而雲罅一開，見有百十小影，穿雲而過。厥狀而走馬之燈，生到底眼利，見有奇形異服之人兒，攜男負女，絡繹於萬峰之巔。舉其狀以告叟，叟曰：「其眾整以暇，無傷也。比非御我者，宜疾行。以規之，是間或有怪劇。足以飽吾人眼福也。其明銅鼓之聲，越敲越急，佐以響箭迫之聲，不及十數分鐘，行至近矣。則見男子赤其上，途以黑色之樹膠，更用白粉，繪以古代軍器形。如頭盔大斧蛇矛之屬，其下身穿足枝褲檔，蓋用山之出產之小方竹其細如骨簪，色青翠，殊滑澤。竹本通心，截之成寸。以鬆鬚穿之，穿作金錢樣，合之則為繪形。但此為褲而非衫，股際呈露，大不雅觀，其女上下不被服，自遠望之，赤條條，大類楊妃出浴，迨逼而察之，以藍靛或石綠，描細碎之日月雲霞。或三台七露，或兩腳雷紋，寫於鹿皮之上，美麗可觀。男女均束髮，蟠於頂，縮以少擲殼，殼亦雕刻人頭形。通其中，殼之頂，冠以紅黃藍之寶石，男者或托女於頂，或抱之如嬰孩番或更以巨木之板，載少年女子，兩人昇之，且行日誦，用為娛樂。其女子之中歲有力者，肩挑兩竹筐，每筐盛一小兒女，如村嫗之賣番瓜然。又有精壯男勇，負老母，走如飛，大半皆抱樂觀。似趁什麼熱鬧者，叟能通異族之語言，絮絮與攀談。細問之，知此等人類，名為較剪瑤，亦瑤民之別部，尻有兩尾，胎生如較剪形，擊而開之，須臾複合。遇婚嫁則開，不能複合。故較剪瑤貞烈性，尤甚於漢族。以其幽媾之事，顯然表有表徵。瑤官則禽而縛之，鑿一石空，僅容二人嵌入其中，複合之。熔鉛鐵，涂春罅，如天然石棺形，雙雙生葬之，死法甚酷。瑤官大號於眾曰：「此男女其互結之性根，官乃如其願，使之天荒地老，互結晶體，長處磐石中。彼人不啻遇女媧，為彌補其萬，不缺之情天也。」此種怪誕之風俗，皆老的探之於瑤人口中者，山鳴谷應，地折天崩，群瑤吶喊之聲，與銅鼓擊擊之聲，遙遙相應。此空山中鬥牛之場合也，生與叟入叢中，擠擁殊常，不由自主，遂抵於圓圈形棚。棚以內，方廣四百畝，地勢低陷，如鐵鑊之中心點。此時有鐵盔銅甲之瑤兵。兵一隊，二十人，手執長柄之金瓜錘，驅牛入圈，牛皆偉碩，可數十頭。彼以五色之衣，簪金花彩紅於牛角。以意測之，此牛必為失性而巨力者，牛與牛遇，之立而喘，奮角相碰，舉蹄相觸。霎時間，沙塵滾滾，殺氣騰騰，有數牛仆地者，有一牛追風者，瑤兵當其前，牛以角力猛抄之。立足不牢，飛於牛天上。幸而渾身是甲，絲毫不能損，或者打一斤鬥，坐落牛背上，以叉刺之，以錘擊之，鬥至肉薄血飛。幾不辨是人是牛，是神是鬼生所立處，正當竹棚之門。不提防間，猝有羸牛頭，飛風而至，逾後棚之頂。生亦眼利，閃身以避之，詎生之後背，立有瑤女一名。牛以全力撼之，女隆隆倒於地。第二之牛又至，蹄幾履其腹，生大驚，一手執牛角，頓地狂呼，擲牛於十數步外，乃救此瑤女。原來此瑤女者其父為瑤兵，當此牛徑奔女故，萬目睽睽，咸注射於女，惴惴為女危，意必死於牛蹄之下。及生奪勇，隻手舉牛而擲之，於是拍掌狂呼，當以為天神。路旁有石礪樓，筮生及叟於巍樓，使居高而遠眺，無何。鳴鉦之聲然，忽見有猛虎人熊等物，擱入竹棚中，逢人使抓，逢牛便撲，牛亦不甚畏之。牙爪相當。膂力相敵。而牛之力遠勝於虎熊，虎熊皆大敗，有被牛角抄之，抄至半死者，蓋牛有甲而彼無甲。牛失常性，且經操練，如同百戰之身，虎與熊恒輕之，途致失敗，生願疊，面面相覷，以為千古奇聞。直至日落崦嵫，雲迷洞壑，此一出鬥牛之怪劇，之以告終。瑤兵率其女，羅拜於二人腳下，是夜宰牛宴客，飲酒盡歡。因問客何往，生告之，瑤是蹇額曰：「談何容易，玉英嶺為天關險窟，猿猴不能飛度，客有何能，而願欲貿然前往者？」瑤女怒其父曰：「老父殊慢客，客為天神，何事不可解。何境不可到，父亦烏知其無能，而謂必不能到玉英嶺者。」瑤兵笑曰：「女烏知之，餘非敢輕藐客，謂為無能，但此去有一個，俗名曰死河，古名曰：蒙渡古渡頭。居地與獸省毗近，山嵐瘴氣，渡者必死。況此地無舟楫，惟羊皮之方艇，乃豕笠之天橋，上臨峭壁，其險危灘。古人至此者，每臨河而返駕。天生險惡之地，殆非中原人士所可問津，就令客有奇能，下然絕流者飛渡。渡河而北，有世外野番，其名曰雞爪番，翔空而喙人。銜其頭，食其腦，客交何所恃而不恐？餘為愛客，客救餘女，餘甚德之，餘又安忍知而不言，置恩人於必死之地，此奚而可。」叟忽攬言曰：「此野番者，胡名曰鶴爪，豈其形酷似雄雞者耶？」瑤兵應曰然，叟笑謂生曰：「果若是，吾儕其必濟矣乎。」生問何故，叟曰：「君殆忘而師之言，其謂吾儕卜卦也。其繇曰：『遇牛則停，遇雞則鳴。』今吾儕止此，蓋為觀鬥牛而來也，此所謂遇牛則停，更由此而再進一步，渡羊皮之艇，跨豕等之稿，更遇雞爪之番，吾操以宰割之，其鳴啣喙，其鳥膠膠，非雲所遇雞則鳴乎。潭影大師深通易理，能知過去未來，此種預言，殆示吾人以方針。俾知動必有濟者，吾聞雞爪番之號，吾乃恍然於其故矣。」瑤兵曰：「二客請安睡，明日事，有明日當之，勿用蕪憂為。凌晨，生初起，瑤女進飲食，謂生曰：「餘父聽君，擬與君同行，而命妾為之殿。餘等土生，知山中之險要，願為響導，以佐君遠行，請君勿介意也。」生大喜，與叟其食畢，拼擋起程行十數里，迎面有一絕澗，其上為峭壁，其下急流潺潺，皆險惡之石灘。四人至此，立於峭壁之邊，彷徨若無路，瞥見上方有一黑物，順流而下，瑤女拍掌嘩笑曰：「父乎，此非羊皮之艇乎。」然艇形絕小，胡可以橫海共濟者，原來山澗之中，是有惡灘，水底多蠻石，水流復急激，渡斯澗者，無論木舟竹筏，觸礁便碎。故野番獨出心裁，制此羊皮艇，製法用肥碩羊牯，剝其皮以漆塗之，以竹枝撐之，以烈日曬之，臨落水時一人把舵，舟中可容兩客。沿灘而上，上者牽繩，下者順流，雖較之竹木之舟，異常穩固。然而坐皮之內，其形如達摩一葦，亦不免膽戰心驚。

卻說瑤兵父女，領導二人至於山澗，迎面見有皮船一艘，僅可容得二人渡其半而遺其半，被遺未免向隅，落後如何趕上。正在進退維谷，瑤兵忽登高處，吹口作異聲。須臾，對山有人應之，同時水起浪飛，上流另有一艘皮船沿灘而下。則大喜，分兩隊乘之。生與叟先渡，瑤兵及其女攬之，離岸以後，生乍睹灘流如箭，撼皮船，如欲覆，有時觸景礁，左右顛簸，危險不可名狀。念今番性命，必死於此。面色陟變，木然不敢動，苗女從其後而規之，高聲呼曰：「先生幸勿驚，此皮船，最穩健，萬無滅頂虞。即使

及溺，餘父女能泅水，必拯君，萬無一失。」生微聞其聲，心極鎮定。此時峭壁之上，忽發見一白熊，高大如人，彼乃俯瞰下方，覺有牛人氣息，俄而見其形，則急急喜躍，倒掛於萬年之藤。藤至長，垂及於十數丈，幾及皮船之頂。舟子大呼曰：「熊也。」此聲未完，突有石子一枚，飛擲於白熊之胸部，逼迫一聲，白熊如蝙蝠下墜，墜在水中央。然猶爪足掀翻，興波作浪，皮船又幾覆，又有石子一枚，從後而飛至，飛於白熊之喉部，激然作慘嘯聲，沒於水底矣。無何，皮船亦到岸，瑤女扶生上沙灘，笑問曰：「君得不受驚耶，此孽畜，餘已殮之矣。」生始恍然於石子之來，蓋出自瑤女掌中者。叟亦笑曰：「幸而女郎先發手，否者，餘亦一石子以之殺矣。」言訖，籠出袖以示女，彼袖中亦有石子也。相視而笑，瑤女兵父女皆咋舌。暗服兩人之神技，而羊皮船須臾泊岸矣。父女與兩人握手，匆匆告別。且曰「此去有盤蛇山，雞爪山，峭壁摩天，奇峰拔地，出產毒蛇猛獸，攫之者立斃，殆非生人足跡所可至。君等宜自戒備，勿為所乘，則幸矣。」兩人領之，贈以銀圓數塊，彼歡呼叩謝而下。行行數十里，有絕大森林一叢，兩人至此，饑且渴，憊不能行，乃踞枯木之槎桎，蹲於樹上。對坐少林，產出糲糧，以餉老叟食。訖綠而下，覓山泉，掬而飲之，乃首望對山，忽見黑氣如龍，蜿蜒空際，浸假而彌天皆黑，隱隱聞千軍萬馬之聲，兩人大驚，又覺腥風撲鼻，中人如欲嘔。凝神一看，原來對山之頂，巍然起百尺浮圖，咄咄此浮圖者，乃能蠕蠕然動夫塔而能動寧非千古奇聞。不知動者非塔，蛇也。蛇胡為而塔成，塔胡為而幻蛇，良亦有故。蓋合千百頭之巨蟒，盤鬱繚繞，而集合於對山之巔，又復舞爪張牙，各逞其攫拿之勢。於是巨蟒中之尤巨者，儼如蛇王，高舉其千石之頭，挺出空際，吐歧舌，張巨口，墟氣作黑雲。所有鷹隼鴻雁，風天而過者，被其一吸，紛紛跌落口中。雖有冲天健者，莫之能免。自是渾身之無數巨蟒，輒開張其鱗甲，如千竅百孔然。中有風，吁呼鳴，亦能吸物，凡一切橫來之動物，若獐若鹿，若狐若兔，過此百步外，嘎然聞慘呼聲，便爾倏忽不見。蓋有吸力以攝收之，連毛帶矢，連肉帶骨，各奔入千竅百孔之中，向轉輪世界去了。

兩人縮入叢林，壁於樹之杪，從葉罅以窺之，越看越真切，越想越驚慌。想今番進行，必向對山方面，以抄出某溪徑。然明明有蟒塔阻之，其何能達。正彷徨驚怖間，瞥見有綠章黑質之巨蛇，由隔山飛越而來，對王大森林，作一徑直線。蛇之長，可六七丈，每截聲起如崇巒，身之所過，百草立萎，生怕為落。叟變色。顫聲曰：「憶，蟒來矣，可奈何。」生亦曰：「彼殆嗅生人之氣色，循其氣息以奔我。一蟒入林，已足制我等之死命。況其群蟒之集合團乎。走亦死，我當退舍以避之，其或將倖免。」眼見此綠章黑質之巨蟒，其飛如矢，一刈那間，已至平原之中心點。距森林，僅可兩箭地，二人發足狂奔。繞出森林外，向後方奔北，巨蟒已獵獵而至，口吐黑煙，險些兒被黑煙籠罩。益拼命狂奔，奔入一古塚，惟巨石，自塞其穴，須臾，蟒自矣，以首抵石，隆隆有聲，二人出力以推石，死手不鬆勁，呵呵，此時天公忽震怒，雷聲聲轟，電光閃閃，石有罅，能窺之。蟒有四爪，宛若龍形，伸其爪以攫石，詎攫之不動。嗚然聲，巨雷劈其首，首竟碎。全身被殛，奄然殞矣。斯時大雨傾盆，山水倒流入穴，淹兩人，將沒頂，生顧叟曰：「我曹宜出穴，冒兩行，勝於淹水死也。」叟曰：「一蛇雖死，餘蛇尚在，譬如群盜滿山，餘何能走？」生曰：「姑試之。可守則守，不可守則走，走之勢活動，差勢於滅頂，與塚中枯骨為鄰也。」遂猛力以推移此石，奮命而出。出至一木斷削而成，狀類野人巢，其下墊以樹葉，屋有小窗，能瞭望四週，可十數分鐘，雷聲停，聲雨歇，太陽赫然而當空。遙看對山之巨蟒浮圖，一時花有鳥有，尤奇之中奇者，經此一場暴雨，天晴以後，眼前所見之光景，與未雨前絕不相同。有頃間未見高山者，今則峰巒崛起。有先時已見峻嶺者，今則形影俱無，有南移於北者，有北移於南者，恍疑海市蜃樓。千變萬化，二人不勝驚訝，野復起腳，直向對山路線，竭蹶而行，幸跑過對山一帶，渺無毒蛇之蹤跡。天晴日朗，山花盛開，蟋蟀微吟，秋風瑟瑟。再行數十里，忽至一山坳深處，迎而有無數樟木。木之大，可十圍，輒有巨量之鳥巢：有門戶，有窗扉，結構頗如生人之居室，生與叟大以為奇，甲樹有巢，乙樹亦有巢，巢之形式，大同而小異。叟忽憶瑤兵之言，雲此間有生番，身有兩翼，能高飛而啄人，就疑此種危巢，而為生番所居，乃翹足而上窺其巢，空然乃無物。意此時午後，生番或四出覓食，空巢而出。傍晚尚未歸來，願生而言曰：「君宜握手槍，攀機以待，餘亦拈手箭，以備不虞。」手箭云者，即老叟向日所持之竹枝也。一言未峰，瞥見蔚藍天外，遠處有黑點飛來，似鵬非鵬，似雁非雁，咄嗟之間。已飛到樟木林之上。掉頭見生又叟，憂然長鳴，乃呼群引類而至，咄咄此黑點者，為雙棲類之人種，頭而略如人形。惟其喙獨尖，背上生有兩翅，能張能翕，而其兩手兩足，拳拳如雞之爪。毛長數寸，爪有距，利如鋒，生大呼曰：「雞爪番至矣，彼聞呼嘯聽丞翹翹於空際，合群以謀對待。當先者，體格尤雄健，其勢如兔起鶻落，猛撲叟。叟以竹箭拋之，兩箭竟落空。彼則伸其長喙，思以啄叟之眼睛。叟仰僕於地，以袖掩目，彼乃啄叟之腦袋，生旁以手格之，啄及生臂，傷其皮肉。血沫潑下滴。負痛疾攀槍機，嗚然中其胸。當先之雞爪番，打一圓圈形，墮於石上。掙扎移時寂餘不動矣。第二第三者又至，環而攻兩人，生連發二槍，皆洞穿其頭額，一帶傷而逃，一倒掛於樟木林之樹杪。生急划燐寸。放火燒樹林，俾盡焚其巢穴，俄而雞爪番四起，在谷滿谷，在坑滿坑，或來或飛，群向二人以追逐。二人且戰且逃，天色迷濛，殆將晚矣。逃過兩座高山，回顧後力，已無雞爪番之餘影。是夜宿岩岫間，虎嘯驚啼，驚心動魄。

翌早一覺起來，生謂叟曰：「吾師之言驗矣，遇牛則停，遇雞則鳴。今鬥牛之戲，爪雞之番，皆以次出現。再行百七十里，必達目的地。吾意自茲以往，更無險阻之虞。」叟亦以為然，遂飽食糲糧，裝身持械，向玉英嶺進發。行行重行行，不覺抵一絕澗，澗之闊，可十丈。兩岸皆千尋峭壁。此處水平如鏡，並非如前此之流灘湍急，自表面觀之，一面可航。惟據土人言，此澗名死澗。死之云者，其水無來源，無去路，大約自開闢至今，停蓄不流之水。為日既久，水猶人也。無氣則絕，是故雞毛鳧羽，皆不能浮，殆如中國古代之神話所稱蓬萊弱水者，庶幾近之。鄭生及叟步行至此，前斷橫流，後臨疊嶂，中色冥濛，殆時暮矣，生後無措。沿岸而上行，行數里，不稱四無人跡，即飛潛走動之物，空諸所有。如入太古窮荒，老叟忽自後曰：「呼？呼？此何物？此何物。君乎，請視此。」生則循其所視而視之，原來水波澄澈，湛然如綠琉璃。澗水之深，不知幾十丈。夕陽一映，生人肉眼。乃透視水底之傍岸處。赫然現一銅船，銅作黑綠色。荇藻苔蘚，洞紫繚繞，噫，是船也。胡得有澗，其人至高碩無倫，此何為者？叟曰：「吾聞千年以上，有馬伏波將軍，徵南蠻，抵絕人，遇死水，不能渡，乃自出機杼，制銅船，銅人執泄，立於船之首尾，用火以運行之。更於水之來源去路處，用機關以發其力，生火處，密不滲水，如巨鐵桶然。懸縷以弔於水底。一經鼓蕩其火力，即可助水力之進行。而銅船亦同時落水，按其彈簧首，此船中尾之銅人，鼓棹如飛，可達彼岸云云。豈知古代汽機，並不精良，船行僅數尺，其下乃有毒龍。為洪荒時代之遺孽，潛伏水底，不受何等人物之侵擾。今見銅船火力，震蕩不寧，乃一命驚人。破壁沖天而去，故至今石壁之平滑處，瓜痕猶在，即毒龍破壁之表徵也。龍既上騰，船亦下墜。其墜也，不為覆而為仰，儼然停泊水底。金甲之福將，植立於船頭，迄今天晴日朗，太陽照澈水底，猶及見之，此老拙所聞於苗族者。」鄭生曰：「然則伏波將軍，其終不能飛渡此澗。以抵蠻之目的地乎？」叟曰：「不然，伏波苟不能抵南蠻，則南蠻以外，古古甚多。是誰手造。而伏波平蠻之故事，無復流傳人間矣。君乎，吾意伏波將軍，必有直達彼方之路徑，謂予不信，請沿岸以上溯之，必得佳象。」遂舉步如飛，曳生以行，萬塗歸雲。四山合暝，蕭蕭黃葉，歷歷青鬆，此世外窮荒之暮景也。叟曳生以奔，剎那間，迎面有圓廬，黑石築然，似半為天然生成半為人工鑿出，生已喘息不堪，叟大笑，揶揄之曰：「少年人，乃不及老漢，君乎，吾輩出生天矣。」生瞠目視之，彼順手一指，指其黑石之圓廬曰：「其中必有苗氏，吾但祝不遇野人，則或得天外相逢之良友。」拾石子，自遠擲其廬，詎石子尚在中途，彼圓廬之窗，呼的發同時亦出石子。石與石碰，逼迫作異聲，呵呵，此第二之石子竟打落第一之石子，而飛射於老叟之額。老叟將身略閃，忽打中鄭生之手臂。乃擦其皮，生大驚，拔手槍，向窗眼以轟之，居然中其窗，由甲窗以穿於乙窗，著於當廬之木柱。叟大呼曰：「野人，人野。」急曳生，同伏於地上。於是圓廬方面，撲出一隻白毛茸茸人怪物，張牙舞爪，其飛如風，撲向二人之身上。老叟拈石子，擊中之，詎該物之皮膚，堅韌如鐵，拒石子如無物。生欲攀槍以再轟之，碼子已竭，臨時失手，二人躍而起，思以徒手搏怪物。然其爪甚銳，厥狀又瘳惡殊常，則不得不閃避而卻走。環於大樹之乾，團團然如走馬之燈。怪物伸長其爪，爪及生之裾，生仆地，顛頓不能脫。叟於是人急智生，猛折一鉅量之枝，其樹為即吾粵方言之所謂夾木也。力木可以當棗棍，其勢尚直，又無槎桎，舉力木以御之，刺於怪物之口部，怪物負痛而狂噪，立釋其攫生之爪。生裾雖破爛，尚無性命虞，叟得力木，悍然有所恃。舉力木

以御。怪物之口受傷，鮮血流於頷下。遂打一介鬥，向圓廬而反奔，豈知怪物之後，尚有一嬌嬈絕代之佳人，預伏於園廬中，為怪物之後盾。閱者諸君試掩卷猜之，此佳人者，端的是何人，乃能降伏怪物，使之噬生人，亦奇外之尤奇者也。此嬌嬈之佳人者，身雖未至，而寶光閃閃之匕首，自口吐出，其勢如萬丈長虹，繞大樹大匝，擬逐叟而飛斬之。叟無路可奔，頹然伏於地，生以叟之救己也，叟而被殺，我則何以生為。初躍而起，攘臂以當匕首，呼聲震天地。咄咄，此匕首，竟如生人之有眼，未接觸鄭生，倏然如退避，同時有自遠發嬌音者曰：「來者何人，請通名以報。」二人皆錯愕，凝神注目以視之，噫，此非野人也，此尤三之怪物也，此殆為中源漢族之戎裝美女子也。生大呼曰：「吾為漢人，勿孟浪。」女子如丹鳳翔空，飛至於鄭生之腳下。投身下拜曰：「兄勿驚，義妹遲一步，幾陷兄於不測。妹之罪大矣。」生至此細認廬山，呀照失聲曰：「噫，汝非吾之義妹，其名曰夜合花者耶？則應之曰然。彼此抱頭大哭，叟從旁觀之，真莫名其妙。